

汪娟《敦煌禮懺文研究》序

冉雲華

從遠古時代起，宗教就是人類生活中的大事之一，儀式則是宗教活動的軌範。通過宗教儀式的活動，宗教目的才得完滿的表現。禮懺儀式在中國佛教中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但又受到不同的評價：一方面是大部數華人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拜佛禮懺、送終往生的時候，大多遵奉佛教齋儀，要做法事；另一方面，包括部份高僧在內的新派人士，認為許多傳統的佛教禮懺，有神道設教迷信色彩的都應廢除；以奉死事鬼的節目也要予以改良。在上述的兩種思潮的激盪下，大部份佛寺還是法事照做，但不加考究；主張革新的言論時有所聞，但影響有限。

對佛教禮懺持有不同的態度及相反的評價，並非是近代特有的現象，而是宗教史上時有所聞的爭論題目之一。這一問題的提出，是要理解宗教信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實現目的的有效方法又應該是哪一種？以佛教而論，初期在印度的出現，佛教持有明顯反禮懺態度——佛教早期的修道理論及解脫方法，皆以自作自受為中心。在這一主軸下的宗教生活，祈禱禮拜是無意義也無作用的繁文縟禮。後來大乘佛教暢盛，宗教目的也由自我解脫轉變成普度眾生。宗教修習也由早期的「三學」——戒、定、慧，發展成為「六度」——施、戒、忍、精進、禪、慧。在原有的智慧以外更將慈悲提昇，智、悲精神成為大乘佛教的二輪。佛教重點由個人解脫轉變為普度眾生，使佛教成為一種社會化、甚至世俗化的宗教。這一轉變自然會引起一連串新的宗教現象，也影響到佛教對禮懺的態度。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又面對著重視禮教的儒家傳統，禮懺思想在中國佛教中得到更大的刺激和鼓勵，從而有更大的發展。禮懺也由早期誦戒律儀，擴大到禮佛、菩薩，拜經、坐禪、求往生等方面。現代中華佛教的生活方式，就是由這一歷史背境下承繼的傳統。

記錄佛教禮懺的文獻，中文經籍最為豐富，但並不完備。以大家常用的兩部佛教類書而論，《大藏經》第四十六及第四十七冊裡面，收有以天台、淨土兩家為主的禮懺專著；第八十五冊中又補輯敦煌文書中部份禮懺紀錄；《新纂續藏》第七十四冊，也收有八、九十種禮懺文字。但是想要以上述數

種經籍作基礎，研究中國佛教禮懺的內涵、形成、發展、意義、宗教及社會功能等，材料仍然不足。不足的原因是《大藏經》的傳統源自宋版刻印，而宋時所見的隋唐佛教著作，殘缺不全。流行在京洛地區的隋唐佛教盛況，遭受到很大很深的巨創，佛教文物損失不少。所幸有許多文物流傳西域，在敦煌石窟祕洞中逃過兵災人禍。本書中所收的這些禮懺文，就是其中的一部份。

用科學方法研究佛教禮懺文獻，是一門比較新近的學科。大約在本世紀五十年代，才有個別的日本學者注意到中國佛教史裡面的禮懺問題；比較有系統的專著，還是近一、二十年的事。這些以敦煌文獻為研究對象的出版物，直到近十年才出現，出版物的形式多是學報論文或專題論集，像日文書籍《講座敦煌》就是一例。據我閱讀的經驗所及，以敦煌文書為基礎探討中國佛教禮懺者，本書將是第一本學術專題出版物。這一類研究工作頗不容易，作者必需具備多種語文基礎，佛教學、敦煌學、版本及比較文化史等多方面的知識，再加上研究方法，才學見識，方能成功。

以這本書為例，書中就有許多研究方法，值得青年朋友們加以注意。因為這些研究的推進程序，正是從事研究工作的必循之路，無論是在人文科學或者自然科學方面皆是如此。研究工作的第一道工序是限定論題範圍，明確研究的主題，這也就是本書的名稱：敦煌禮懺文研究。第二道工序是佔有所有有關係的材料，也就是書中所收由《法身禮》到《地藏菩薩懺悔發願法》，再加上附錄中所列的文獻。這些一度散佚湮沒千載的佛教古文書，不但在《大藏經》中未見，甚至有些名目在專門參考書中都找不出訊息。現在通過作者在這本書中的勞績，這一度散佚的中國佛教文獻及所記的禮懺方法、內容及宗教內涵，又能失而復得。何況復得的本子，不但包括古代所佚的「珍本」、「孤本」，而且是經過標點、合校、訂正等加工整理的現代學術產品——「校錄本」。科學研究的第三道工序，是分析討論材料中的內容，發現問題，並作全面論證。以本書為例，各章中對敦煌有關文書的寫本、禮懺結構、儀式、梵咒、著作及繕寫時代的探討，正是這道工序的說明。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書中不但對每種禮懺，根據其特點，分別討論；更在第八章中，就書中所收禮懺文獻的結構，作了整體的研究。通過分別討論，使我們可以看出每種儀式的別相；讀了結構的整體研究，又使我們看到有關禮懺的共同特點。這些新資料、新方法、新論證、新成果，都使讀者對佛教禮懺的內容、形式、技巧、細節及宗教內涵，獲得更高、更新、更全面的知識和理解。這種知識不

是直覺的主觀感受，而是通過分析和論證，言而有據，據皆可徵的學術知識。這種知識的作用，並不是要以學術代替宗教信仰，而是使宗教目標及修行方法，都能更清楚的表現出來，使宗教信仰者有更豐富的文化生活和更清楚的選擇。

汪娟博士與我相識已近十年。那時我正在台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客座，開了「敦煌佛典」一科，汪娟當時正在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修博士學位。她的導師鄭阿財教授命她去法光佛研所參與我所主持的那門學科。當時我已發現她的學術知識、研究方法及治學態度，都比班中的同學要高出許多。後來我在北投中華佛學研究所開課，與同學們共同討論中國佛教齋懺文獻，汪娟也又參與其事。我當時就告訴她說，她的學術功力已經成熟，大可不必再荒費時間來上那一門功課。可是她仍然我行我素，始終參與，並且認真工作，協助討論。她那時在課堂上所用的資料，就是本書中的部份論題。現在她的專著成書出版，真令我感到愉快。值此機會，謹贅數言，向著者及出版社致賀申敬，祝賀他們為中國佛教研究、敦煌學及比較宗教學研究，結出了這一隻新的碩果。

敦煌學研究

1998.2.中旬於加拿大安處齋中